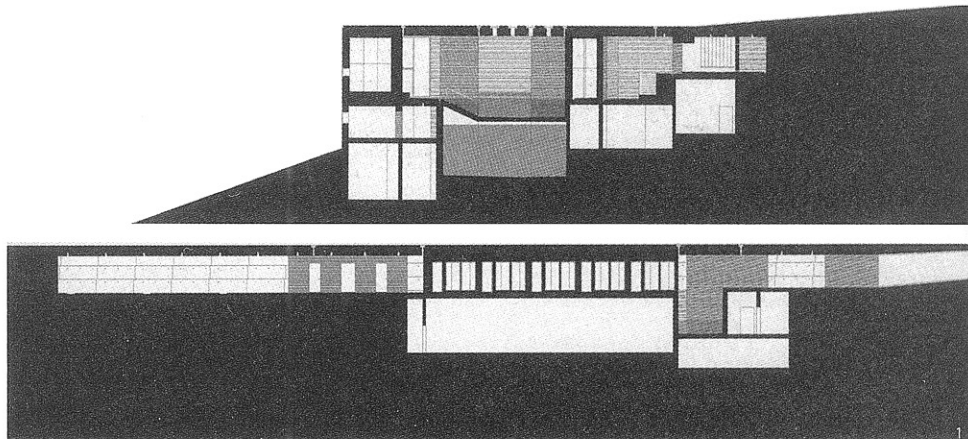




建筑与现象学

Architecture and Phenomenology





贺玮玲 黄印武 HE Wei-ling, HUANG Yin-wu

瑞士瓦尔斯温泉浴场

建筑设计中的现象学思考

Architectural Thinking in Phenomenology

The Thermal Bath Vals by Peter Zumthor

摘要 文章回顾现象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以彼得·卒姆托的瓦尔斯温泉浴场为例来讨论现象学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建筑设计最终是通过建造实践实现的,深入细致的建筑设计可以全面的控制建造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这是文章以建筑设计来讨论现象学的一个前提。

关键词 现象学;建筑设计;事物性;意识;动机;彼得·卒姆托;瓦尔斯温泉浴场

ABSTRACT Thermal Bath Vals, Graubunden, Switzerland, designed by Peter Zumthor will be analyzed in order to seek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 of

phenomenology and the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 assump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architecture has to be interrogated within the medium of architecture, and phenomenology has to be embedded within space and materials to be architectural.

KEY WORDS Phenomenology; Architectural design; Thingness; Consciousness; Intentionality; Peter Zumthor; Thermal Bath Vals

中图分类号: B842.2; TU-86(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84X(2008)06-0050-06

1 现象学从哲学到建筑的演变

“现象学(Phenomenology)”一词是由18世纪的德国数学家朗伯(Johann Heinrich Lambert)“发明”的。用什么词汇可能并不重要,但要真正理解词汇的能指与所指,则必须放在一定的语境之中。虽然诸如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等哲学家们,都讨论过“现象学”,但他们的研究重点和角度各不相同。更有趣的是,最早研究现象学的思想家们自认为是

心理学家更甚于哲学家。

现象学最初的哲学目标是讨论人的思想(Human Mind),所谓“意识(Consciousness)”。因此,“动机(Intentionality)”这一“现象(Phenomenon)”成为哲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兴趣重点。首位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家是布伦塔诺的学生胡塞尔。他定义了现象学是对意识及其载体进行系统研究,并探讨了研究意识的方法——“现象学弱化(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以及用群体的“我

们”替代个体的“我”作为研究主体。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宣称他的哲学研究方法是“现象学”的：是对事物本身的研究。在希腊词源中，“现象”的意思是“显示自身”。海德格尔认为现象不仅仅是物质中的表象（Appearance），而且是意识中的表象。进而，基于现象学的方法，海德格尔探讨的哲学问题是“存在的意义（The Meaning of Being）”。之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对自我意识和动机做了进一步阐释，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则对感知作了探讨。

通过以上对现象学发展历程的简短回顾，我们似乎很难严谨而全面地概括现象学的概念。我们或许只能这样说，现象学的关注点是人的意识与事物的关系，与现象学紧密相关的概念有意识、动机、意义、存在等等。现象学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演变已经令人目不暇接，那么现象学是如何被引入到建筑学领域的，其关注点又是如何转化的呢？

海德格尔的“筑·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一文直接引起了建筑界对现象学的关注。在该文中，海德格尔从哲学的角度剖析了建造、居住和思考的关系。其核心论点是，居住不是建造的自然结果，只有当建造活动整合了地、天、神、人（Earth, Sky, Divinities, Mortals）^{[1]49}的关系时才创造了居住。且不论“地、天、神、人”这四个元素，海德格尔的贡献是将居住与环境关联起来。如果居住是建造的目的，那么建造则是关系的组织。海德格尔甚至提出“只有我们会居住了，我们才会建造（Only if we are capable of dwelling, only then can we build）”^{[1]60}。居住正是对与建筑有关的各种关系的一种体验，“会居住”则可以理解为一种愉悦的关系的建立。

在“筑·居·思”的第二句话海德格尔写到，“（本文）对建造的思考并不试图发现建筑学的理念，更不奢望赋予建造以规则（This thinking about building does not presume to discover architectural ideas, let alone to give rules for building.）”^{[1]45}。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德格尔的“筑·居·思”并不是为建筑学而写，但是建筑学界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建筑理论界，以现象学来讨论建筑问题的大有人在：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帕拉斯玛（Juhani Pallasmaa）、佩雷兹-戈麦兹（Alberto Pérez-Gómez）。在建筑师当中，也有不少自觉不自觉的以其作品来阐释现象学的代表，比如：安藤忠雄（Tadao Ando）、霍尔（Steven Holl）、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彼得·沃尔德曼（Peter Waldman）。

挪威学者诺伯格-舒尔茨可以称作是将现象学引入建筑理论界的先驱。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就逐渐开始利用现象学来分析建筑，对现象学在建筑学里的意义作了具体化。1988年，他出版了《建筑：意义与场所》一书，其中论著的主要基础正是海德格尔的“筑·居·思”。他认为，建筑现象学是一种观察方法，关注点是实实在在的事物，而非抽象的思维活动。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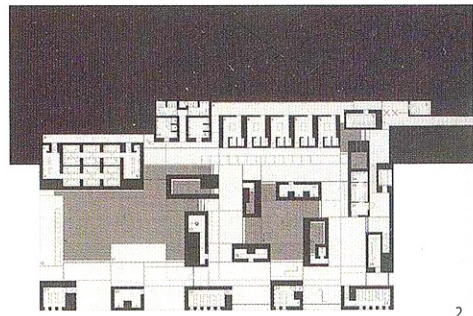
时人们对环境的理解。环境不再是抽象的空间，而是具备特定意义的场所（Place）。舒尔茨对海德格尔关于居住的讨论在建筑的范畴作了这样的延伸。他认为，居住发生在被保护的安定的场所，因此围合成为建造中最原始的行为。他强调将门、窗、墙这些普通建筑元素理解成人在自然中存在的标志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舒尔茨还讨论过海德格尔的多部其他论著，比如《存在与时间》和《诗歌·语言·思考》（这本书中包含了“筑·居·思”一文）。诺伯格-舒尔茨以建筑理论家的身份把居住和建造从哲学的语言翻译到建筑理论的语言。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讨论的针对性发生了转移，而且对“现象”理解的侧重也发生了转移。海德格尔的“筑·居·思”是以建造和居住为例阐释人的存在。舒尔茨的《建筑：意义与场所》是通过人的存在讨论建造和居住。在舒尔茨的论述中，“现象学”起源的概念——“意识”被淡化了，“事物性（Thingness）”成为了讨论的重点，“场所”成为讨论的核心。

从哲学界的现象学到建筑界的现象学，我们不可能苛求绝对严格的翻译，一一对应的翻译也没有必要的。对现象学原意的拓展和在建筑界的具体化，为现象学在建筑界带来新的活力。比如，弗兰姆普顿撰有“读海德格尔”一文，该文的目的是不是讨论海德格尔对建筑的论述，也不是用海德格尔的观点解释建筑现象，而是用“场所”这一由现象学引发的概念批评当时的建筑问题。帕拉斯玛撰有“感情的几何学”一文。他的论述回归到现象学的意识，并因此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建筑概念：体验。建筑师们的实践也由此展开。由于对体验的关注，建筑师们开始重视建筑的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的特质。进而，建筑师们重视建筑的建构处理，这不仅因为建构进一步诠释了场所的特征，而且建构的材料和空间更有助于视觉、触觉、嗅觉、甚至听觉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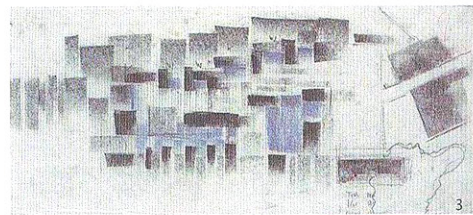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即使是同在建筑学的范围内，理论家与建筑师对问题的关注方式也是不同的。卒姆托通常被认为是建筑师中建筑现象学的代表和极简主义的代表。前者侧重于建筑使用者的体验，而后者侧重于建筑师的美学取向。不同于另一位建筑现象学的代表霍尔，卒姆托并没有以现象学为题写过文章，甚至在他的文字里没有出现“现象学”这个词。

卒姆托的职业经历磨炼了他独有的敏感，也令他成为建筑现象学的代表提供了可能。他最初受到的训练是木工，然后学习艺术和建筑，之后从事历史建筑保护，很迟才开始设计建筑。木工和历史建筑保护都要求对材料、工艺有充分的理解和娴熟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历史建筑保护项目促使建筑师更多的思考与建筑相关的历史和活动，自然而然地将建筑的事物性与人的意识联系起来，与现象学的方法不谋而合。或许，正是这种经历，使得卒姆托在以后的建筑设计和建造实践中顺理成章地运用了“现象学”的思考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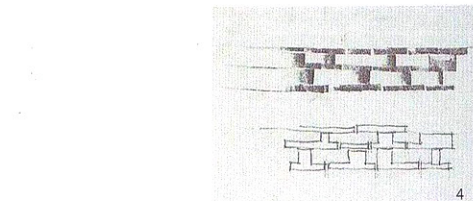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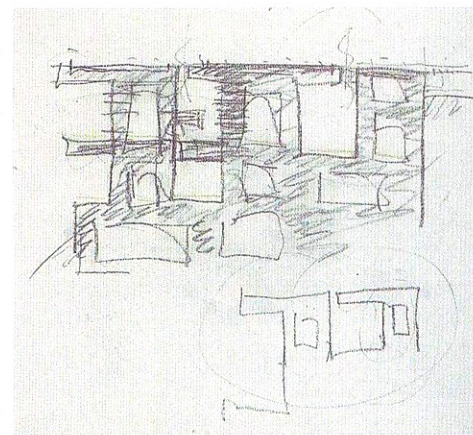
1998年卒姆托出版了《彼得·卒姆托作品》一书，收录了从1979—1997年的作品，可谓是他建筑生涯的中年总结。在书的前言中，卒姆托提到了海德格尔关于思维



2



3



4

1. 瓦尔斯温泉浴场剖面（图片来源：Zumthor, Peter. Peter Zumthor Works: Buildings and Projects 1979-1997[M]. Lars Muller Publishers, 1998:166-167.）

2. 瓦尔斯温泉浴场平面（图片来源：同上:163.）

3. 体块草图（图片来源：Zumthor, Peter. Peter Zumthor Theme Vals. Scheidegger & Spiess[M]. 2007:38.）

4. 草图中的“石桌”（图片来源：同上:43.）

1. Sec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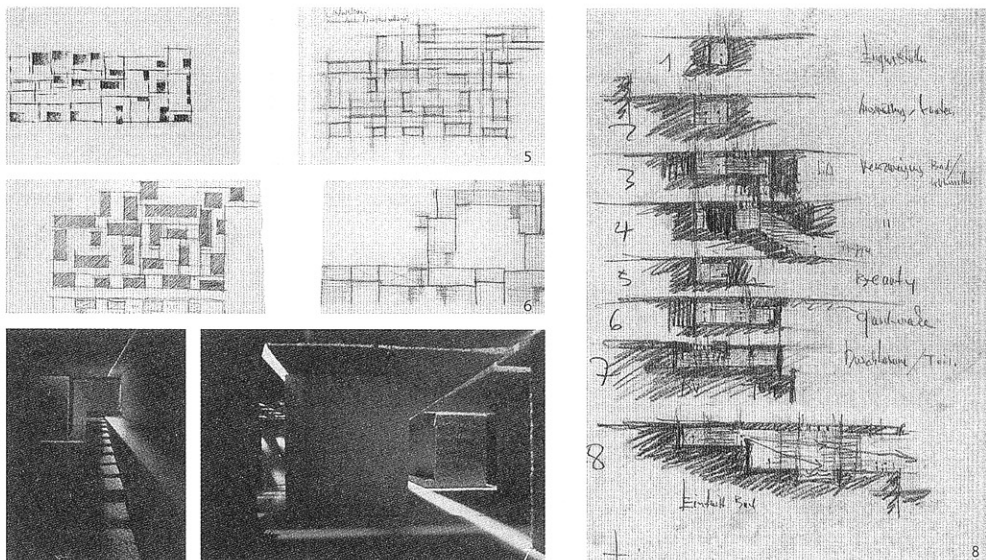
2. Plan

3. "Block" sketches

4. "Slate Tables"

5. 平面的再次构图 (图片来源: Zumthor, Peter. Peter Zumthor
Therme Vals. Scheidegger & Spiess[M]. 2007:64-65.)
6. 平面构图的功能化 (图片来源同上:68-69.)
7. 设计过程中的模型研究 (图片来源同上:71)
8. 空间序列草图 (图片来源同上:84)

5. Re-composing plan
6. Integrating function into plan compositions
7. Model studies
8. Sketches of space sequence



与场所感知的讨论。海德格尔的“思维来源于人存在的场所”这一观点引发出卒姆托对空间形象和空间的感官元素的重视。他认为,思维过程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形象(Image)交织,这些形象最终来源于我们记忆中去过的地方,也就是场所。从这一观点卒姆托揭示了他的设计过程中的要素:他的设计来源于过去的空间体验。对卒姆托而言,设计过程以居住为始终,依据体验过的空间想象还没建成的空间中可能的体验。虽然卒姆托引用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观点来解释他的设计方法,但是没有因此而与“现象学”对号入座。

1998年和2006年卒姆托出版了两本随笔,《思考建筑》和《氛围》,可算是他对自身建筑实践的回顾。不过,卒姆托的回顾不是逻辑缜密的论述,而是行云流水,娓娓道来。两本书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集中了诸多细节的描写。这些描写正是对场所的记录。比如,《思考建筑》的开场白是卒姆托一连串关于旧日里阿姨花园的记忆:门把手,花园的气息,打蜡的木楼梯,门重重关上的声音。场所与思维的关系成为贯穿两本书的特征。不仅如此,卒姆托分别在两本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在《思考建筑》中,他提出了体验建筑。在《氛围》中,他讨论了创造建筑氛围的9个要素和3个附加条件。卒姆托以平实的文字揭示了建筑思考的根源。首先,卒姆托强调对建筑要素的直接把握,它们包括建筑材料、工艺、建筑图纸。他甚至提出体验建筑时淡化思考。这种直接性正是现象学中依赖的“事物性(Thingness)”；第二,在卒姆托的笔下,建筑为使用者提供了一系列的感知元素,使用者与建筑的直接接触形成了使用者对建筑的感受。而使用者对建筑的感受正是现象学中人对环境的意识(Consciousness)的一种；第三,卒姆托对自身的审视,对设计过程的回顾,符合现象学中对动机(Intention)的讨论。应该说,卒姆托的文字与现象学的观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不同的是,卒姆托的讨论限制在操作层面上的,完全无关哲学的抽象。

这似乎是一个成功的演化:哲学界的现象学概念

发展出了建筑学的版本。我们发现,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和方法被建筑学汲取,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研究的取向得到了延伸,我们或许可以定义一种特殊的建筑概念——建筑现象学。不仅如此,现象学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对建筑学的影响是在不同层面上的:理论上的和设计上的。建筑评论家的建筑现象学和建筑师的建筑现象学是不同的。前者的贡献是完成哲学与建筑学的衔接,后者的贡献是用建筑的语言对现象学进行实践。前者的媒介是文字,后者的媒介是场地、建筑材料和空间。因此,卒姆托的文字更适合在建筑的范畴内,而不是在作为哲学的现象学的范畴内讨论。不仅如此,卒姆托的文字更适合在建筑设计的范畴内,而不是在纯建筑理论的范畴内讨论。尤为重要,建筑师的文字应该与其设计过程以及设计作品进行比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用建筑的语言讨论建筑。

2 瓦尔士温泉浴场的现象学研究

现象学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对建筑设计操作的影响究竟深入到哪一个层面?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回顾设计过程的逻辑?是设计的动机和立足点?还是真正能影响到设计的操作方式?虽然现象学是关于本质和存在的研究,但作为哲学观念的现象学仍然是抽象的,而建筑设计是将抽象概念具体化的过程。因此,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现象学在建筑设计中究竟是怎样表现的?

通过卒姆托的《思考建筑》和《氛围》,我们可以窥见他的设计思维。然而,我们所知晓的只是他设计思维的要素,而不是思维过程,更不是操作过程。换句话说,这些文字仍然是抽象的。要真正了解设计过程,最理想的方法是直接观察,以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次之是访谈,以获得第一手的回顾资料;再次之是找到确凿的记录设计过程的文献,这些资料虽然不是第一手的,但希望是忠实于事实的。笔者在本文中的分析是基

于第三种方法。

瓦尔斯温泉浴场是于1986年开始设计,于1993年开始施工,1996年开放(图1,图2)。关于这个作品的发表刊物比较丰富,不仅如此,卒姆托在《彼得·卒姆托瓦尔斯温泉浴场》一书中,对整个设计从构思到施工细节的设计作了完整的介绍。其文献的详尽程度在其他作品中是没有的。有趣的是,这本书实际上是由3条平行的主线穿插而成的。一条是图片,有浴场的细节,有设计过程的草图,有辅佐文字的相关照片。一条是豪瑟(Sigrid Hauser)的评论。还有一条是卒姆托的描述。这三条平行的主线影射了建筑界的3种声音:建筑本身,建筑评论家和建筑师。正如前一部分的分析,建筑评论家与建筑师是对建筑现象学在相同的领域里用不同的语言探讨。图片,尤其是建筑实景的照片,或许可以被近似看成是人在空间中视觉体验的记录。当然,每个人的体验是不同的,也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尽管如此,书中的3种声音还是引出了3位与建造有关的主角。让我们按建造的过程为序来请出这3位主角。建筑首先被设计,然后被体验,再后被评论。

2.1 卒姆托与瓦尔斯温泉浴场

卒姆托的文字按时间顺序平地描述了整个设计过程。文字的开始,卒姆托写到,“浴场仿佛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一座建筑,它和地形与地理相关,应对瓦尔斯山谷的石材,被挤压的、有断层的、折叠的、破碎成无数片的……但是在这些存在之前没有隐藏在设计背后的意向了吗?那些概念,图景,不连贯的,写在记忆中的?哪些概念先出现?它们是如何被赋形的?”^{[2]23-24}在一次访谈中,卒姆托说设计之初是对沐浴和身体的理解,就象温泉是从瓦尔斯生长出来的,他希望设计的温泉浴场和沐浴感受也是从瓦尔斯生长出来的。这两段开场白十分有意思。它呈现了建筑设计过程中的两个关键层面:有形的和无形的。对这两方面的操作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影响。或许这应该是建筑现象学与设计过程的辩证关系。而本文所要着重笔墨的是两者之间相对独立的关系。

2.1.1 构图

石矿草图后来所谓的体块草图是卒姆托最初的创作(图3)。在这些草图中反复推敲的首先是一个平面构图问题。长方形体块的图面组织调动了图底关系、节奏、重复和变形。可以说,这是建筑语言的定向过程,最粗线条的赋形。卒姆托谈到在作草图时仿佛是在想象中掏空石矿。有趣的是,卒姆托是用炭条和铅笔去凿石头的。他的作图方法是作面,而不是画线。由于压力的不同,图中的体块被赋予不同的灰度,从而影射不同的建筑意义。卒姆托还谈到他在作图时的空间想象,他仿佛身临其境,行走在这些体块之间,一步一步地体会展现于眼前的空间画面。

接着,卒姆托的草图被转化到剖面中进一步发展。剖面的单元类似于“石桌”:两边石柱支撑中间的石过梁(图4)。这一单元在组合后又生发出多种变形,比如整个体形从各面被削减,或是从地形中生长出来。卒姆托

多次强调浴场的体型来源于对实体的挖空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综合结构的可能性与空间形体构成的可能性,还是一个抽象造型过程。可以想象以上提到的变形是在模型的尺度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建筑的体量是作为比人的尺度小的物体操作的,而不是作为能容纳活动的空间操作的。在研究体量的过程中,卒姆托提到,“石桌,封闭的山洞和石桌之间巨大的空洞,对天空开敞和全景——这些是我们用在浴场的三个母题。”^{[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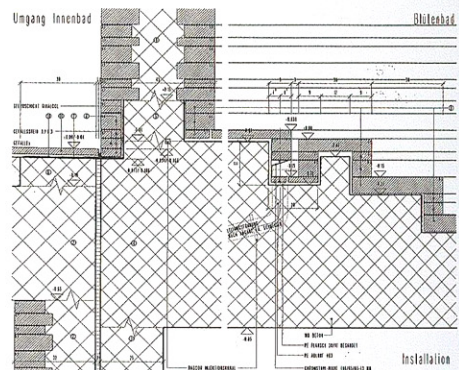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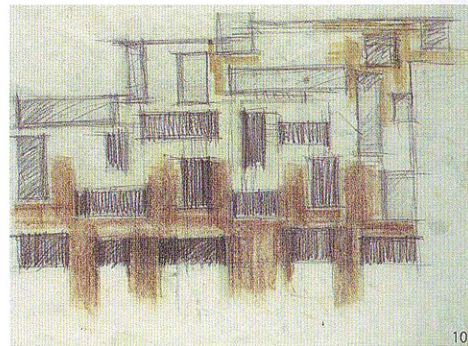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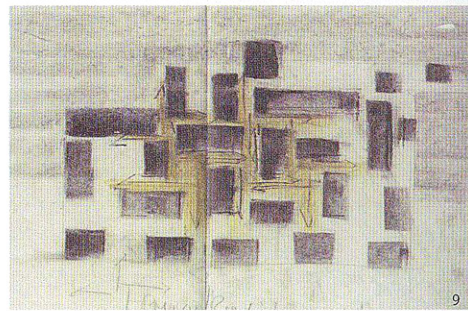
在深化平面的过程中,卒姆托没有避讳纯粹的几何构图。他设定了一些主观规则,这样,自由分布的体量之间产生了几何逻辑关系。在构图中,卒姆托主要采用了对位关系(图5)。比如图中黄色边缘总是对位于其他的边缘。我们或许能猜到,在对位关系的背后还有比例关系对构图的控制起着关键作用。卒姆托在构图中希望造成的是一种对比:紧张和放松的对比,自由和控制的对比。他甚至还对蒙德里安的绘画作了回顾。总而言之,构图依然是设计的着重点。

作图与空间想象共时似乎是很“现象学”的设计方法。然而,其结果却是不定的。换言之,表达类似的空间体验的建筑语言可能不是唯一的。比如卒姆托用炭条去挖掘石矿的过程,他如何操作炭条?为什么所有的作图都是在正交网格上的?为什么构图元素多数同向重复而没有强调旋转?为什么构图元素尺寸类似而没有像蒙德里安的代表构图那样对比强烈?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可以归结于建筑师的个人风格或者美学取向,这些又来源于他对建筑文脉,抽象构图和建造的理解。所以不同的建筑师,即使对空间体验有类似的想象,设计出的建筑却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现象学在这里是引导思维方式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将这种思维方式具体化的方法。

2.1.2 节点

石头之间是有缝隙的,石头本身也是有裂缝的。在屋顶和天花上,卒姆托将石材的节缝转化成室内光线和视线的来源。在铺地上,卒姆托将石材的节缝转化成水流的渠道(图6)。这样,浴池之间的进水和排水贯穿成一个系统。同时,部分地面材质的接缝起到伸缩缝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卒姆托用了室外的大比例模型研究光与水对空间氛围的渲染效果(图7)。模型的材料采用石材或加气混凝土,十分接近真实建造材料。

对光与水的组织不仅符合功能需要,而且为虚实对比的空间平添几分灵气。有趣的是,卒姆托对石缝节点的交代发生在设计的早期,紧接在抽象构图之后,却在展开空间序列之前。这与很多建筑师由大体到细节的设计过程是不同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卒姆托的设计过程又顺理成章,因为从设计之初,但这个效果卒姆托的关注点就是当地特有的石材,以及石材的种种形象。从用炭笔“挖掘”空间到对石材结构的斟酌,到对石缝的表达,都是以石材为出发点在浴场的条件划定内的具体设计操作。这个操作不仅是关于石头本身的,而且是关于石头在处理之后的效果。模型的运用,甚至是力求接近真实情况的模型材料的选择,都证明了这一点。对石



9. 空间组织的风车规则(图片来源: Zumthor, Peter. Peter Zumthor Therme Vals. Scheidegger & Spiess[M]. 2007:78.)

10. 空间组织的拉链规则(图片来源同上:82)

11. 构造详图(图片来源同上:110)

9. Spin-wheel organization of space

10. Zipper organization of space

11. Construction details

头的处理和因此产生的氛围不是很“现象学”吗？材料和感受是现象学的建筑语言。可是，对石材的成功表达不是基于对现象学的理解，而是基于对材料的理解和巧妙地运用特定材料所具备的设计可能性。卒姆托仿佛在问：你们觉得我是在用现象学的原则设计还是在用建筑师的本能设计？

2.1.3 空间序列

卒姆托对浴场内部空间的描述十分具备时间感，将读者引入到一个空间序列，步移景异，开合于眼前。系列剖面草图记载了他对空间随时间延展的关注，同时记载了他对使用者的空间体验的关注（图8）。内部空间被分成两类：曲折空间和内向空间。在对曲折空间的组织，卒姆托运用了两个规则：风车规则和拉链规则（图9, 10）。前者保证了空间之间的相互锁定，后者保证了空间结构的主线。可见，卒姆托对内部空间的考虑是分化在两个层面上的：其一是空间体验，其二是平面结构。我们可以说前者是与现象学的原则直接相关的。但后者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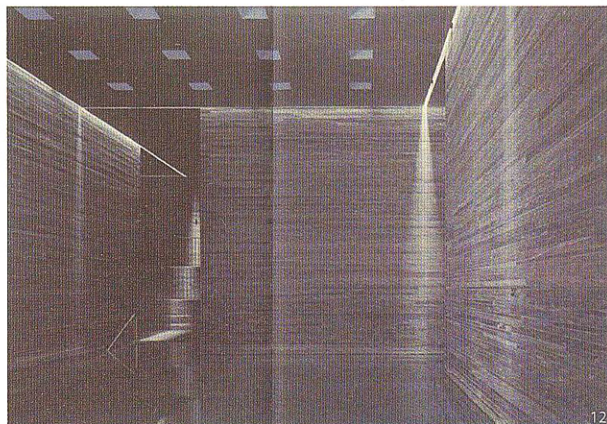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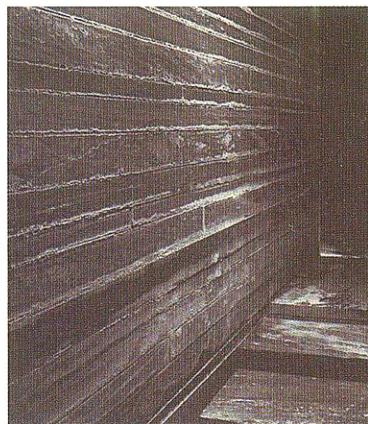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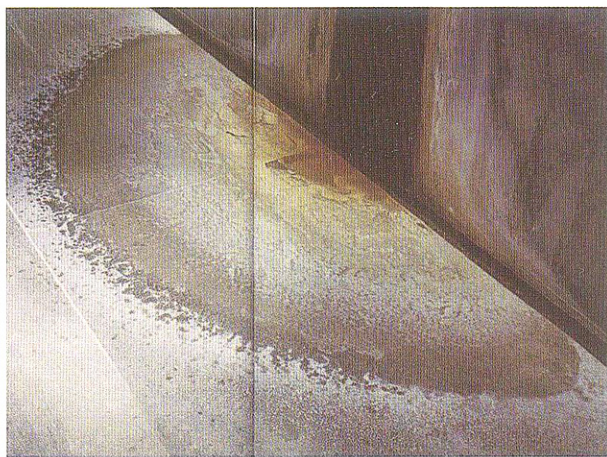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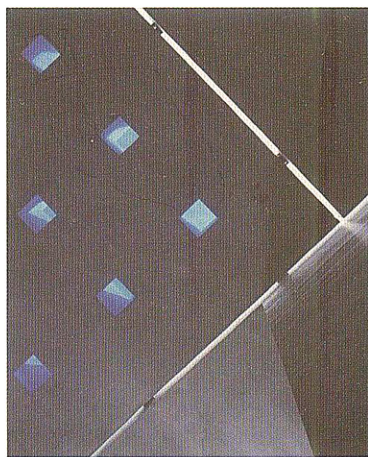
对内向空间的组织又是一个建筑设计与现象学接近的时候。沐浴同时是一种感性和精神的仪式，是净化身心的过程。水、石、光成为空间的现象，而卒姆托的浴场正是这些现象的容器。通过序列的组织，这些感受不再是瞬时的，而是随着人的空间转移在时间轴上徐徐展开。“一步步的设计总会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洞察沐

浴的体验，找寻形式的新选择，除去一些（不必要的）部分，重新发现原形。^{[2]90}”

2.1.4 建造

建造也是一个设计过程，不仅是对材料表层视觉效果把握的把握，更是对材料之间结构和交接的定夺。卒姆托用了同样的篇幅对材料和建造作了描述，技术性在实际建造的层面上展开。卒姆托解释了对不同石材的构造处理，对伸缩节点的处理，对隔热层的处理，甚至窗的保温条的处理（图11）。

构造处理是非常技术性的，要求合理、准确。构造处理又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因为它决定了建造本身，因而也决定了使用者感受的基础。卒姆托用“解剖学中的骨架”作了两个比喻：一是浴场的结构，一是施工图本身。他认为，创作氛围的要素之一是建筑自身（The Body of Architecture），自身一词在这里是很直白的。“就象我们自己的身体和人体解剖学，看不到的部分和表面的皮肤，那正是建筑对我的意义和我看建筑的方法。就象一个实体、一层膜、织物、一种遮盖、布、丝绒、丝绸包围着我的一切。身体！不是身体的概念——身体本身！那个能感动我的身体。^{[2]23}”我们可以说，技术性只是手段，其目的是建筑的空间感受：视觉的，触觉的，听觉的。比如，卒姆托对石材贴面作了精心处理，浴场共用了6万条石材，每条石材1m长，3种不等的宽度，每种宽度的石材在整座建筑表面是连续的。这样的处理造



12. 摄影镜头里的瓦尔斯温泉浴场（图片来源：Zumthor, Peter. Peter Zumthor Therme Vals. Scheidegger & Spiess[M]. 2007:52,10,48,118.）

12. Thermal Bath Vals through camera

成了石矿的视觉印象。同时,3种不等宽的石材可以有6种组合方式,既不会给使用者重复的感觉,又为施工提供了方便,因为每3条3种不等宽的石材总高是15cm。再有,屋顶的8cm宽的缝隙的构造处理保证了光线的透入和防水保温。而这样的技术在使用者的眼中转化成了沉重的屋顶与轻灵的光线的视觉对比,成了水中流动的反光,成了层层叠叠的石墙上的退晕。

2.2 宾奈、豪瑟与瓦尔斯温泉浴场

前面提到,《彼得·卒姆托瓦尔斯温泉浴场》一书中还有另外两个作者:摄影师宾奈(Helene Binet)和评论家豪瑟(Sigrid Hauser)。宾奈自1989年起专业从事建筑摄影。她对运用摄影对场地加以描述十分关注,并与卒姆托合作过多次。在一段简短的文字中,宾奈写到,每次拍摄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现场作无目的的行走。在发现主题和侧重之后,放慢速度,完全集中精力,不断发掘和摄取同一个主题,就像采蘑菇一样。用照相机记录空间体验正是对卒姆托的设计初衷的一种验证。

在《彼得·卒姆托瓦尔斯温泉浴场》一书中,宾奈的照片向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信息,而传达的感受却不仅仅是视觉的(图12)。照片中,有的对室内光影反射作简洁的描绘;有的运用细部尺度对感官体验进行暗示;有的用大尺度的环境对建筑背景作交代。照片表现的色彩和质感几乎能让读者感觉到水的温度,水的湿气,阳光带走了湿气,石材的粗糙,以及水使得石材变得光滑感,石材的气味……我们虽不能在本文中就对摄影与空间体验的表达作深入的讨论,但有两点需要强调。其一,摄影能表达的不仅仅是空间的视觉体验;其二,摄影能表达的是摄影师的空间体验,同时会引发读者对空间的体验想象。

豪瑟的文字则是引经据典,十分丰富。他没有以任何哲学为理论框架对瓦尔斯浴场作评论,没有对其进行任何理论升华,而是用历史资料对卒姆托的文字和建筑作铺垫和强调。他以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的《变形记》作开场白,谈到沐浴的渊源;引用《旧约示录》中的女子沐浴的故事,描述沐浴的文化意义;他提到罗马人独特的沐浴方式:与蛇共浴;提到瓦尔斯地区石材的特征;甚至提到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在《建筑十书》中对浴场供暖的描述。除此之外,豪瑟还对卒姆托的设计过程作了再述。这些描述对浴场的设计操作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文字产生在建造之后。但它作用于读者对浴场的体验想象,文字中提到的那些感性画面成为读者观察浴场的引子。虽然豪瑟刻意回避使用理论框架,但是他的文字却为瓦尔斯温泉浴场成为建筑现象学的代表提供了充分的佐证。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照片和评论是对建筑作品和设计过程的“歪曲”。这里的“歪曲”应该作为一个中性词来理解。摄影是摄影师对建筑的理解,并依赖于照相机的技术可能性。这其实是一个选择感受的过程,同一栋建筑不同的摄影师会拍摄出迥然不同的结果,同一个角度广角镜头与普通镜头会拍摄出完全不同感受的画面。在被表述的空间从一种媒介(比如建筑空间)转

移到另一种媒介(比如照片),操作者的主观意愿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如何,摄影对对象的歪曲是有限的,因为摄影只能隐藏或强调,而不能“无中生有”。相对而言,建筑评论则具备更宽松的针对性。正如豪瑟缤纷的文字,将瓦尔斯温泉浴场纳入到广博的文化和历史网络中,令设计的具体操作过程甚至都显得微乎其微。换句话说,瓦尔斯温泉浴场被赋予了建造之外的意义。这些评论现象看似与现象学无关,但代表了在建筑实践过程中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体验:建筑师眼中的建筑,摄影师眼中的建筑,以及评论家眼中的建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瓦尔斯温泉浴场中的建筑现象学,进而理解建筑现象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3 结语

现象学是一门关于事物与意识关系的学问。建筑现象学是基于哲学中的现象学,对建筑和场地本身(Thingness),对人的空间体验(Consciousness),以及对设计动机(Intention)的实践和研究。瓦尔斯温泉浴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卒姆托并没有以现象学的名义来阐释他的设计思想,但是我们却实实在在的看到了一个建筑现象学的代表作。沐浴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感性的过程,水与肌肤的接触更唤醒了人对氛围、光线和材料的敏感。卒姆托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能调动人的相应感受的场所。他的两个设计要素:对材料的(光线也是一种材料)以及对空间感受和场地的把握与现象学中强调的“事物性”和“意识”的立足点相对应,所以卒姆托被称作建筑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建筑设计操作是相对独立于现象学的。现象学对建筑设计的作用是建立在设计能力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单纯理解了现象学就能实现设计的理想。卒姆托的设计技能——即对材料以及对空间感受和场地的把握——使现象学的“事物性”和“意识”得以实现。如果卒姆托不具备对场地和建构的操作能力,海德格尔的描述也只能帮助他更敏感地体会建筑,而非设计建筑。

现象学提供了指导和解释设计的可能性。但理解了建筑现象学的概念并不等于能用建筑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建筑现象学主导的是设计理念或是最终希望达成的效果,是形而上的。而达成的效果可以是形而上也可以是在感官层面上的。建筑设计是一个组织的过程,是把意向具体化的过程。建筑师直接操作的不是文字和概念,而是空间关系,材料和场地。建筑设计的过程从物质的层面讲是形体生成的过程,对这些要素的组织能力来源于对构成和构图的敏感程度,对形的驾驭能力。所以现象学对这个过程的影响可以是方向性的,而非操作性的。

同时,现象学与建筑设计操作及建造实践的关系又是根本性的。现象学的根本是存在和感知,它们引伸到建筑学领域则是对空间体验,对场地和对材料建造的把握,而这些因素又是建筑设计与建造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因此,现象学与建筑设计操作及建造实践之间的重叠也是必然的。假设卒姆托不知道海德格尔关于居住

与思维的哲学描述,他仍然会对体验、氛围、光线、材料、节点给予关注,这与他作为木匠和历史建筑保护建筑师的职业经历不无关系,这些职业的特殊性已经将这种对事物性和意识的关系潜移默化到他的思想中,当他成为建筑设计师时,已经不再需要这方面的额外训练,引用海德格尔关于居住与思维的哲学描述或许只是因为这种表述更为精确罢了。因此,建筑师不必为现象学而现象学,也不必为哲学而哲学,我们需要的是思考能力与操作能力。哲学家的论述可以培养和锻炼建筑师的思考能力,但是无法替代建筑师的思考能力。当思考能力足以引导操作能力,操作能力足以阐明思考能力时,我们才能建造实践中找到建筑与哲学的双重答案。

虽然笔者未能身临其境地去体验瓦尔斯温泉浴场,似乎尚不足以准确的分析和表达这其中的现象学关系。但是通过卒姆托、宾奈和豪瑟的文字,笔者获得了更多不同身份个体的体验,对于阐释建筑现象学来说可以更为客观和全面。即便如此,笔者还是期待着亲临现场的那一天。

注释和参考文献:

- [1]Heidegger, Mart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M].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Albert Hofstadter. 1st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2]Frampton, Kenneth. On Reading Heidegger. in *Oppositions* 4 (1974): unpaginated.

作者单位: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
作者简介:贺玮玲,女,博士,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黄印武,男,硕士,中国云南沙漠复兴工程瑞士方代表
收稿日期:2008-09-15

